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想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## 今晨雨来过

医院从不会因为节假日关门歇业,只是会轮流着值班。假期安排工作,一线二线总有人吃亏,这时便端出老资格的架子:年纪轻轻就想休正假,可能吗?我们那时候……

趁年轻人惭愧低头,给自己安排了最不利出行的1、2号上班。天气预报显示:1日阴,2日小雨。

国庆节清晨,6点天未亮,赵医生已经在一处建在山坡上的公园里,开始锻炼身体。体能有限,我的锻炼法是跑一会儿,走一会儿,歇一会儿。有人说这种力度,达不到锻炼目的,我说,呼吸新鲜空气,怎么都比绵在床上好。

跑就是小跑,速度不快,距离不远,我是不勉强自己的;走便是甩胳膊甩腿、扭腰转颈,尽力伸展工作姿势僵硬的肌肉关节;歇不是真歇,看见开得漂亮的花、长得茂密的草、太阳出来云彩散去、飞过的鸟飘落的叶……便停下来欣赏,掏出手机留痕,搜肠刮肚配上些文字发朋友圈。

所以锻炼的不单是身体,还有摄影的技术、编辑文字的能力和发朋友圈的胆量。

天气预报显然没有预测出,这淅淅沥沥、似有若无的毛毛雨,有一阵没一阵的飘,刚刚够打湿水泥的路面和地上的落叶。发现,银杏叶盛着雨滴甚是动人,明明白白写着“今晨雨来过”。其余的叶,形不成水珠,留不住雨,平常成打湿纸的模样。哎,连落叶都有颜值的差距。

天渐明,公园里的树木花草、楼阁亭台显露出来,这时节,还盛开着这么多种类的花。沿路,随风摇摆的格桑花最多,间有簇拥的菊花、三角梅,攀藤的牵牛花,粉、红、黄、白、紫,热闹得不逊春日。一株垂丝海棠开错时节,和在秋花中妍丽。

途经一段两旁灌木的石板路,叽叽喳喳的鸟叫声,密而乱,多而杂。仔细看,许多褐色、圆肚,比鸽子小一号的鸟儿们,灌木丛中飞来穿去,相互寻觅追逐。有两只显然配对成功,不管旁鸟的混乱,顾自你

啄我一下,我啄你一下,你挤过来,我揉过去,然后,一只飞走,另一只赶紧跟上,大概单独开房间去了。

前行,到了一处山坡,分出呈“Y”字形的两条路,判断是在山坡后环绕,还是山坡后合为一条下山路?于是男左女右,各走一条,老公腿长,走到一半,他从山后绕出来,说是盲端,怕我哄我,偏要走到山后看,果然如此。

有个盆景园,陈设些造型优美奇异、限了身量的树木,不独绚丽的金弹子,也有苍劲的罗汉松,都在自幼的弯曲修剪、钢丝的固定下,符合着人类的审美。

少年时受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一文的影响,认为“梅以曲为美,直则无姿……”是一种对自由的束缚,向来不忍近视盆景。但此园中,有几株盆景的形色实在优美,让我觉得受点委屈,的确比长在山野中枝叶横生,更具美的价值。旁里一人咋咋呼呼:“哎呀,咋个整得这么好看,好想抱一盆回去。”众人哄笑。

须得赶回去上班,嘴里叨着恨名唤“马唐”的路边野草,用舌舔着它上下摆动。就听身后有人说话:“这草是甜的还是苦的?”回身,一个40来岁身形健硕的男子,“淡的,啥味都没有。”

“还早呢,为什么下山?”

用手指一指前边的老公:“他要下山了。”

“哦,这山很大,还可以转很久,我陪你再转转。”

哈哈,年轻十岁我一定跟去,看看会发生啥样的故事,现在我只能回去。女人,无论哪个年龄,都喜欢男性的邀请。

园中的人渐渐多起来,声音嘈杂了些。有三五个中年男女交谈着慢慢走,一个说:就在山上吃了饭,再打一场麻将,好安逸哟。那架势,如果抽中免费巴厘岛旅游,都会不想去。

回城,途经市政府,正在举行升旗仪式,庄严的国歌声让人振奋不已,今天是国庆节。

视有屁用!”

这话在理,但刘清真正的顾虑在于:如果上电视,爸爸多半看不到(要是他到了海上,更看不到),却很可能被熟人看到。她不想让人知道她有那样一个爸爸。普光镇的老辈人当然知道,但后生知道的不多,县城和市里更是无人知晓。不管怎样,这都是丑事。如果遇到好事者,不仅关心她她爸爸为啥出走,还要刨根问底,弄个水落石出,就是更大的丑事。她们丈夫都不是很清楚呢。但刘清没把这层意思说出来,她又转过脸,盯住刘河。

大姐的话提醒了刘河,让她想起念大学时读过的两篇小说。一篇是美国人写的,说有个男人,某天突然心神不宁,便离家出走。他走了很多年,他的妻子成了寡

在小地方搞写作,挺幸福的。这是有天一大早,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老朱发的一句感言。那天清晨,我在阳台上望日出,霞光之上蛋黄一样浮出的太阳,一眼望去,感觉就似我在锅里摊上的一个浓香薄饼。

老朱说,我们这个城市,就是小地方。其实我也不是太认同,这座城市的体态,早已经长大了,突破了一百万人口。老朱怀想的,或许还是当年那个灰扑扑的马路,火柴盒一样凌乱散落楼房的小县城,只有十万出头的人口,即使像我这样的平凡小人物,走在大街上,至少也有上百个人跟我打招呼,谈天气,问晚上吃啥,打听一下张德才家嫁女儿送多少礼。

老朱在我们这个小地方,也算是一个名人了,他自费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,有时候喝了酒也很发狂,说看不起李白苏东坡甚至曹雪芹。不过老朱前年随在北方某都市安家的儿子去居住,在那个都市,老朱有次与一群作家聚会,人家问他,你都写了些啥啊。老朱翻了翻白眼说,我有六部长篇。人家摇摇头说,不知道。老朱急了,说,你们“百度”我嘛。人家那些都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,哪有心情来“百度”你这个地方的作家呢。其实一百度老朱那些内容,就是本城一些文人在当地报纸上对他的过分吹捧,甚至有什么里程碑之类的夸大其辞。

老朱带着委屈失落的一颗心回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以后,对我感叹说,大都市里人心冷漠,让他的心荒芜得长满了杂草。重返小地方以后,老朱显得谦卑了,这似乎从他的眉毛可以看出,往日上的八字眉,而今显得温和地耷拉了下来。回来以后,老朱更安静于他的长篇创作,晚上在阳台看星星,如水洗后的天幕上,亮晶晶的星星对他眨着眼睛,恍惚之中又回到童年夜晚在小山村望着繁星满天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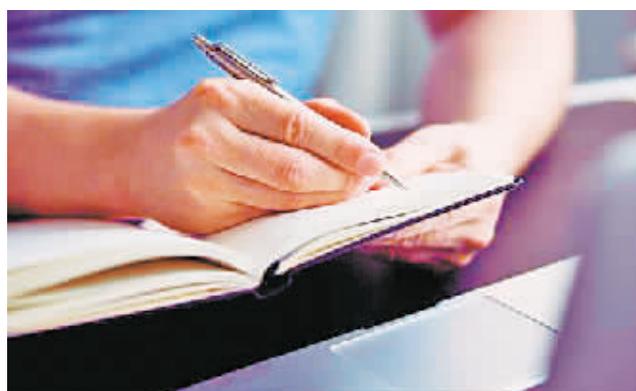
写作之余,老朱喜欢约我到山里闲逛。有天黄昏,他躺在一块夕阳下的石头上闭目养神,感觉石头里的余温与他的体温贯通在一起了,打通了他的四脉八方。老朱说,他就是一块这样渐渐冷下去的石头,在夜里睁开眼睛孤独地望着人世。还有一次,老朱喊我到他的楼顶花园上喝茶,满目都是婆娑的花草,老朱说,这些茶水里,有他在半夜收集花草上的露水。老朱真是一个靠情怀生活的人,他内心皎洁,他在这个小地方写作的存在,对我这个内心深处时常翻滚挣扎的中年男人来说,确实是一种抚慰。

就在上周,老朱喊我去他家吃麦面。厨房蒸笼里,蒸气四溢,揭开蒸笼,用荷叶包的麦面拿在手里还有些烫,一口咬下去,麦香浸润了肺腑。荷叶,是老朱在离城六十多公里外的荷塘采摘的,土麦面,是在种地的老农家购买的。那天老朱对我说,他的一个长篇小说刚刚脱稿,他现在要把写作的速度放慢下来,一天一般不超过一千字,要一句话一句话地打磨,打磨文字,也是打磨心。我赞成老朱的写作态度,像从前深山植物那样慢慢生长,如旧时天青色里缓缓蠕动的云。

与我这座城市相距不过五十公里的一座县城,还有一个写诗的文友。这些年来他春蚕吐丝一样写作,有时半夜里读着那些文字,我有抱着家里老酒罐赶他那里喝一杯的冲动。文字供养着他的灵魂,他靠在街头卖肉肉供养着全家人的生活。他在小县城写作多年,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圆头圆脑的胖子还在写诗。我有次去县城拜访他,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卤肉摊前的小推车上,新声正起,嘴角流出了口水。我一时疑惑,这个人真是写诗的么?等他醒来,这个胖子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,切了一块卤猪头肉跟我在他摊前喝起酒来,望着他大嚼猪头肉两腮如浪鼓动,我乐了,这是一个对生活多么满足的胖子。

那天,胖子带着我去看他外婆住过的老房子,那是整个县城唯一留下的一处绝版老房子。当年有人来这里拍一部电影时就有那房子一晃而过的镜头。我和胖子在老房子前沉默地坐着,天一点一点黑了下来。胖子起身说,走,继续喝酒去。

而今,那县城里的老房子早已灰飞烟灭,去年秋天再去县城,我和胖子怀旧,看他收藏在电脑里的那部老电影,他指着片中闪过的那座爬满藤蔓的灰白房子,大声喊了出来:“就是它!”我看见胖子的脸上,有荷叶边滚动雨珠一样的泪滴。



# 凤凰山

生活·连载

08

2018年10月19日

星期五

邮箱: 9213456266@qq.com

主编:郝良  
责编:李奇

连载



深水

□罗伟章

三姐妹又回到正题上。

刘清说:“爸爸推着那条小船,从清溪河到州河,州河下去是渠江,渠江下去是嘉

陵江,嘉陵江下去是长江,长江下去是东海。三十七年啦,还不够他走到海上去吗?说不定他早就成了海里的野人了……河,你比我们灵光,你得想个办法。”

没等刘河回话,刘溪突然想到中央电视台有个寻亲节目,不如……

“你比我还笨,”一口茶水刚进嘴里,刘清就打断她。茶水没包住,往下滴了一串。

“老球了!”刘清解嘲地说,扯了纸巾先擦嘴,再擦地板。

刘溪笑起来。刘清够着手,拍了刘溪一掌,自己却比她笑得更响。

为这件小事开心了好一阵,刘清才解释为什么说刘溪比她还笨:“那些去电视上寻亲的,都是走掉的亲人找不到家在哪里,我们爸爸是他各人不愿意回来,你上电

妇,孩子成了孤儿,这一切,他全看在眼里,因为他并没走远,他就在邻街,只是再没有回家的勇气了。另一篇是巴西人写的,这篇跟“他”更像:一个本分的父亲突然划走一条小船,开始了他在河上漂流的岁月,其实他哪里也没去,就在家附近的河里划来划去,只是从不上岸。

刘河把这两篇小说讲给姐姐们听,但没说是小说,只说有过这样的事。“他”也可能这样。“你们想,”刘河说,“他的那条破船——照你们说起来,那条船不仅小,还破,稍微大些的浪头子就能把它打散,能走多远?清溪河和州河倒说还算平稳,渠江你们是去过的,渠江里流的不是水,是浪,全是浪,他的那条破船,穿不过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浪!” (十)